



暑病杂谈

暑病的病名甚繁，如中喝、暑温、伤暑、伏暑、暑厥、暑风、暑湿、疰夏、暑瘵、暑癆、暑秽、暑症、暑痢、暑泻、阴暑、阳暑，等等，可说是名目繁多。笔者以为病名虽多，若以病机归纳，不外乎是三者，即暑温、暑湿、伤暑感冒。至于其治法，张凤逵《伤暑全书》谓：“暑病者首用辛凉，继用甘寒，再用酸泄酸敛，不必用下”（转引自王士雄《温热经纬》卷三）。这未尝不是心得之言，有其指导意义，但不能作为治暑之规律。因暑病有多种，其治疗亦各有特点，如有些病例邪重暑盛，初起即高热神昏者，就不能以“首用辛凉”来作常规了。假使暑热重而有阳明府实证者，亦可酌用下法（寒下法），其“不必用下”一语，也不可拘泥。

笔者治夏令感冒，常主香薷。此药辛香微温，解表祛暑，和脾利湿，细细体会，确是夏令常用的解表良药。不管是夏令感冒或感冒夹寒，表寒、表热，只要有表证存在，俱可用之，关键在于配伍得当。如暑邪感冒而见表寒证者，可用香薷配羌活、青蒿、佩兰、藿香、板蓝根辈以宣解之；如见表热证则配银花、连翘、荷梗、薄荷、扁豆花等以凉解之，每可应手。吴仪洛称香薷“为清暑之主药”，确有见地。其用量，成人可在9克上下，即气虚之人，伤暑感冒而有表证无汗者，适当配伍，亦可用之，不必顾忌。它虽有开泄之力而不甚强，决无过汗之弊。现代研究亦证明：香薷对亚洲流感病毒有灭活作用，并对葡萄球菌、乙型链球菌、伤寒杆菌、痢疾杆菌、白喉杆菌、脑膜炎双球菌等多种致病菌有较强的抗菌作用。用香薷油制剂喷雾或含服，对预防和控制流感有较好效果。这些报道，均可在临床中得到验证。

南京中医学院 张浩良 张静乐

芍药汤治痢 肉桂不必去

读了贵刊1982年第4期“问题解答”栏：“为什么肉桂能引火归原？在临床上有哪些用法”一文，受益非浅。笔者联想到肉桂在芍药汤中的功用不平常，借“园地”一角提出，敬请广大读者指正。

芍药汤出自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》（据《简明中医辞典》），由芍药、当归、槟榔、木香、甘草、黄芩、黄连、大黄、肉桂九味药组成，主治痢疾，便脓血，腹痛，里急后重。不少中医教材选此方治湿热痢，但方解中对肉桂却避而不谈；不少临床工作者应用此方治痢，也畏肉桂之辛热舍而不用。笔者认为，原方不去肉桂，治湿热痢效果更好，并无助热邪之弊。

肉桂色赤入血，能通血脉，助气化，以调气行血，又能扶脾止泄。《本草纲目》载肉桂主治“泻痢惊痢”，能止下痢。自古以来，治湿热证诸方，遣用肉桂者并不鲜见。如治小儿久痢赤白的“金锁散”，用于暑月解毒的“桂苓丸”，及治赤白痢的“燮理汤”均有肉桂。而芍药汤在大队苦寒药中选用肉桂，温补中兼有走散之功，可谓配方精当，值得临床验证。

河南省新县八里公社卫生院 刘学广

射干治疗乳糜尿验证2例

读李复象同志“射干治疗乳糜尿104例”一文（见贵刊1981年第5期），受益颇深，笔者验证于临床，治愈2例。如胡××，男，38岁，社员，患乳糜尿近十年之久，原服用萆薢分清饮加减，疗效不显，缠绵难愈。笔者参照上文服用射干煎剂治验，于1981年7月再次以萆薢分清饮原方，加入射干12克，芡实、金樱子各9克，共服16剂，病告痊愈。随后追访，至今未复发。又如，方××，女，36岁。诊为乳糜尿，经治疗七天，效果不显。笔者于1981年9月23日以萆薢分清饮为主方，加入射干12克，煅龙牡各15克，共服12剂，病亦痊愈。

安徽省桐城县龙眠人民公社卫生院 马兆奇

“一孔之见”辨析

读您刊1982年第2期“园地”栏“一孔之见”一文，蒙受不少教益。但该文认为《内经选读》对“阴阳应象大论”篇“阳生阴长、阳杀阴藏”句的注释，“把阴阳杀藏的不同作用混为一体，未免牵强”。笔者认为：该文单纯提及《选读》的可议之处，而没有提出作者本人的具体看法；若把此段经文“积阳为天，积阴为地……阳化气，阴成形”，连属一体一起注释并语释，可能

就不会意为牵强了。

至于该文作者提到,《选读》对上篇经文“因其衰而彰之”之句语释,“有断章取义之嫌”。笔者对此亦有同感。又,该文把“因其轻而扬之, 因其重而减之, 因其衰而彰之”三句,指为“并列排比句”,是对的。但如说文中的“其”、“之”皆指病邪,笔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:文中的“其”是指病邪,而文中的“之”则皆指患者本体。《选读》语释为“气血虚衰的,应用补益之法,使其气血复彰。”岂能自圆其说?

河南省禹县方山煤矿卫生所 乔广科

对两个问题的简复

《中医杂志》编辑部:转来乔广科同志《对“一孔之见”辨析》一文,我们连同贵刊发表“一孔之见”进行了学习。现将所提出的二个问题,谈谈我们的看法。

一、关于“阳生阴长”与“阳杀阴藏”的含义

上述经文,在《素问》中凡两见,一见于《阴阳应象大论》,一见于《天元纪大论》。历代注家对其解释虽不一致,但归纳起来不外二端。

(一)认为“阳生阴长,阳杀阴藏”为阴阳之治,也就是事物在四时中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正常发展规律。正如张隐庵《集注》中说:“春夏者,天之阴阳也,故主阳生阴长;秋冬者,地之阴阳也,故主阳杀阴藏。”春夏何以为天之阴阳?秋冬何以为地之阴阳?《集注》认为天之阴阳,是指上半年的司天之气;地之阴阳,是指下半年的在泉之气。张氏这样解释若从“运气”的角度来说,是无可非议的,但从《阴阳应象大论》上文“积阳为天,积阴为地,阴静阳躁”来看,是义不相续的,特别是对“阴长”、“阳杀”的意义含糊不明。

对阴主长,阳主杀的含义,各家注释亦不外二种,(1)据八卦的方位月解。如“新校正”说:“详阴长阳杀之义,或者疑之。按《周易》八卦有四方之义,则可见矣。坤者阴也,位西南隅,时在六月七月之交,万物之所以盛长也,安谓阴无长之理。乾者阳也,位戌亥之分(西北),时在九月十月之交,万物之所收杀也,孰谓阳无杀之理,以是明之,阴长阳杀之理可见矣。”将阴长的阴,解释为西南坤位月,阳杀的阳,解释为西北乾位月,不易使人理解。(2)据阴阳中又各有阴阳解。如马蒔说:“然天虽主阳,而阳中有阴,故其于万物之生长也,阳生之而阴长之;地虽主阴,而阴中有阳,故其于万物之杀藏也,阳杀之而阴藏之。”并且他还进一步说明:“杀者肃杀之杀,非杀藏之谓也。”

这就明确指出了“阳杀阴藏”即是秋收冬藏的意思。

阴和阳,是事物相互对立两方的概括,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运动,是事物运动、发展、变化的根源,所以阴阳既是相互依存的,又是相互为用的,有阴无阳,或有阳无阴,事物不仅不能生长变化,而且事物本身就不能存在。所以张介宾进一步解释说:“此即四象之义。阳生阴长,言阳中之阴阳也;阳杀阴藏,言阴中之阴阳也。盖阳不能独立,必得阴而后成,如发生赖于阳和,而长养由于雨露,是阳生阴长也;阴不自专,必因阳而后行,如闭藏因于寒冽,而肃杀出乎风霜,是阳杀阴藏也。此于对待之中,而复有互藏之道,所谓独阳不生,独阴不成也。”“四象”,即四时,这里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言。我们认为马、张之注,是从阴阳的基本概念立论,并且符合《阴阳应象大论》和《天元纪大论》的上下文义。本《选读》注中所说的“这是说明阴阳的相互依存关系”,以及语译中所说“有阳就有阴,事物就存在;没有阳,也就无所谓阴,事物就不存在”的含义,就是以此为依据的。

(二)认为“阳生阴长”是阴阳之治,“阳杀阴藏”是阴阳之乱。如张介宾又说:“一曰,阳之和者为发生,阴之和者为成实,故曰阳生阴长;阳之亢者为焦枯,阴之凝者为固闭,故曰阳杀阴藏。此以阴阳之淑慝言,于义亦通”。姚止庵亦从此说,并结合临床实践进行了论证,他说:“阳杀者,盛夏之酷烈,烁石流金,万物焦灼,阳极而亢。人之为病,邪热火炽,纯阳无阴,若伤寒之阳邪内传,杂病之风盛火焰,又若饮食辛热之人,火郁痰结,二便硬燥,并属亢阳,失此不治,杀人甚速,急宜苦寒之类是也”。

综观以上两种解释,《一孔之见》的作者,显然是以上述第二种解释来否定第一种解释。而从乔广科同志所说的“认为单纯提及《选读》的可议之处,而没有提出作者本人的具体看法……”来看,显然是同意《选读》的解释,但认为在语译上未能做到:“把此段经文‘积阳为天,积阴为地,……阳化气,阴成形’,连属一体一起注释并语译”,指出了语译的不足之处,这种意见也是正确的。

二、关于“因其衰而彰之”的含义

“因其衰而彰之”,语出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,全句是“因其轻而扬之,因其重而减之,因其衰而彰之。”我们同意该文作者及乔广科同志的意见,以上三句应是排比句,“衰”当是指邪气而言。《选读》从张介宾的解释,将“衰”作正气衰解,割裂了文义。在今后再版时,当进行修正。

北京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 程士德